

国家安全体系中的语言文字问题

刘跃进

提要 当今世界,语言研究人员和安全研究人员正从两个不同的学术方向把语言问题“安全化”。在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作为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之一的文化安全包含了语言文字安全。此外,语言文字还以多种形式影响着国家安全,而语言侵略、语言霸权作为文化侵略、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甚至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和危害。因此,在保障国家安全的体系中,语言文字机构和语言文字工作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国家间的竞争,既包括了经济、政治、军事的竞争,也包括了语言文字的竞争。经济、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可以转化为语言文字上的优势;语言文字上的优势,也必然强化经济、政治及军事上的优势。

关键词 语言文字; 国家安全; 文化安全; 安全化; 语言竞争

一 语言文字问题的“安全化”

由于语言社会学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关注,及其对语言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认可,早已在某种程度上把语言与政治、国家、安全等联系起来,从而无意中使语言文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化”、“安全化”了。“冷战”后盛行的各种非传统安全理论,则从安全特别是国家安全的角度,大张旗鼓地使语言文字问题进一步“安全化”了。语言文字问题的这种“安全化”,正是来源于这样两个方向,即语言学研究的方向和“安全研究”的方向。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安全化”是哥本哈根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巴瑞·布赞和奥利·维夫首先提出来的,指当代非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理论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即把以往没有进入国家安全视野的问题纳入安全和国家安全论域之中,例如把生态、信息、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纳入安全领域,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关注和研究这些问题,提出国家生态安全、国家信息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等等一系列非传统的安全概念。

事实上,在国人采用西方的“安全化”理论框架分析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之前,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就在国际关系学院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中,开始用自己创建的“系统安全观”框架来分析语言文字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位置。刘跃进(2004a、2004b: 146)把语言文字看作“国家文化安全”的第一个构成要素,指出文化安全虽然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四个基本方面。此后,把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文化安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专家学者就日益多了起来,从而使国内的语言文字“安全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潘一禾(2005)认为,文化安全问题也体现为语言安全。她指出:“语言从来就是政治、文化斗争的有效工具,是获取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保持和发展国家一民族共同文

化的重要内容。”彭文波(2006)则根据当前版权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从保持民族语言纯洁性的角度对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作了论述。叶建辉(2006)涉及了语言文字安全问题,把语言文字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内容来看待。此外,张云箜(2006)也承认了“语言安全”这一概念。严兴文(2007)指出“一旦一个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丧失,那么这个民族国家的国民的后代将无法欣赏其祖先留下的文化典籍,从而导致这个民族在文化上成为一个无根的民族,这将是文化最大的安全隐患。”齐琳(2007)则论证了编辑工作在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特别是语言文字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讨论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论文和著作,越来越多地把语言文字问题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另一方面,在语言研究和语言工作领域,也有一些人开始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或工作对象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研究和认识。例如,马庆株教授就把“双语教学”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认为英汉双语教学危害国家安全,并希望制止英汉“双语教学”以语言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他指出“在基础教育中实行汉语和英语双语教学,就是要放弃国家通用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的法定地位,从而逐渐向只使用英语过渡。这不是中国人自己把语言主权让出来,自己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吗?……跟国际接轨,是要学习国际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文化,而不是要牺牲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及其文化。以色列为了维护国家形象,已经消失的民族语言希伯来语都破例被恢复了。我们怎么能够反过来主动放弃自己的国家通用语言呢?提高外语水平不能放弃教学语言主权。”(彭泽润2005)

王建勤(2007、2010)介绍了美国国家语言战略中的国家安全意识,提出我国需要从国家安全的高度认识和对待语言问题。他指出“国家语言与文化安全问题是国家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由于研究的滞后,我们对语言文化安全对国家的稳定繁荣的战略意义缺少深刻的认识。对域外语言文化对我国语言文化危害和侵蚀的现实认识不足。”他呼吁“国家应该尽快建立语言文化安全预警机制和监控机制,加强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研究,预防威胁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的突发事件,做到防患于未然。以保证国家的语言文字的主导地位不受侵害,保证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安全不受外来文化的侵蚀和渗透。特别要加强网络、信息和大众媒体以及语言传播中的意识形态的渗透的监控和预防。”

在学术界关注和研究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把语言文字“安全化”的同时,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和领导人,也已经把语言文字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例如,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语言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从国家安全的高度规划国家语言战略。2003年8月,美国众议院Rush Holt等议员向国会提交了“国家安全语言法案”。2004年6月,美国国防部召开由美国政府、企业、学术界和语言协会领导人参加的“全国语言大会”。会后很快发布了《改善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号召美国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2006年1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推出“国家安全语言计划”,鼓励美国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8种“关键语言”的政策。(王建勤2007、2010)

以上事实说明,在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关注的今天,语言文字问题也已经被“安全化”了,成为当今国家安全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语言文字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位置

语言文字的“安全化”虽然是在“冷战”结束前后才开始的,但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现

实来看,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的联系及互动,早就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并不是主观及主体将其“安全化”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过去与现在的区别,仅仅在于人们是否明确意识到了这一客观事实,以及这一客观事实存在程度的强弱,而不在于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之间是否早就存在着某种联系和互动。“安全化”改变的并不是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而是人们对这一客观事实的认知状态和重视程度。当然,这种认知状态和重视程度,必然影响甚至决定它们及其关系在此后的演变和存在状态,从而使此后的国家安全和语言文字及其关系成为一种被安全化进程建构的结果。

按照我们提出的“系统安全观”理论框架,当代国家安全体系可以划分为国家安全本身及其构成要素、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国家安全保障体系这样四个方面。进一步来说,国家安全本身的构成要素包括国民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这样 11 个方面。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可分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其中自然因素包括国土面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等,人为因素又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国家体制、大政方针、国民素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等,外部因素包括时代主题、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国际安全、邻国关系等等。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包括“天灾”与“人祸”两个方面,其中“天灾”包括洪、涝、旱、震、虫、疫等等,“人祸”则可分为“内忧”与“外患”,“内忧”有内战、内乱、分裂、破坏、极端主义、国内恐怖主义等等,“外患”有军事侵略、政治颠覆、文化侵略、隐蔽行动、国际恐怖主义等等。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则分为保障机制和保障活动两个方面,其中保障机制既包括以军政机构、情报部门等专职机关为主的硬件,也包括以法规政策、安全战略等为内容的软件,而保障活动则被分为基于硬手段的活动和基于软手段的的活动。

那么,在这一个既包括传统安全问题又包括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有没有“语言文字”的位置呢?如果有,语言文字问题又处于什么位置呢?其实,语言文字被包括在国家安全体系的相关内容之中,处于更下一级的层次之中。

首先,从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来看,语言文字虽然没有与国民、国土、经济、政治等 11 个要素一样,成为国家安全的独立要素,但却是其中文化安全的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如前所述,早在 2004 年,我们就已经把语言文字安全定位于国家文化安全的首要构成要素了。文化安全的其他方面,无论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还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没有像语言文字那样成为一个国家文化中最稳定的要素。

其次,从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来看,语言文字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很难归结到前述任何一个因素之中,但却在许多因素中都有体现,同时还可能独立地发挥自己独特的影响作用。例如,作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国民素质”,就包括了国民的文化素质,因而也就包括了国民的语言文字素质,这其中既有国民的母语能力问题,也有国民的外语能力问题。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多数的国家,其安全必然受到这一因素的负面影响。另外,我们原来把“文化渗透”放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中,但现在看来,“文化渗透”对国家安全来说并非只有消极作用,因而我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文化渗透”作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来处理,而不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来看待。这里的“文化渗透”,就包括了语言文字的渗透。语言学界常常提到的“外来语”问题,就可以归结到“语言文字渗透”之中。很明显,这种语言文字的渗透不能笼统说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而必须进行具体分析。也许,这里最重要的是一个“度”的问题,而且这个“度”还是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度”

并不是人们的主观规定,而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对这个度的认识、把握和阐述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因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人们之间也会因此发生一些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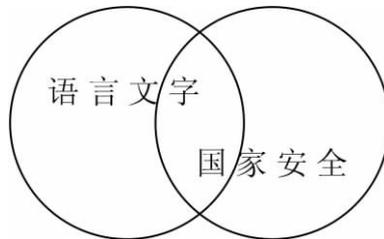
再次,在排除“文化渗透”后,我们依然把过去人们所说的“文化侵略”和当代世界突出存在的“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等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这其中就包括了“语言侵略”(或“语言入侵”)、“语言霸权”、“语言帝国主义”。如果说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是用枪炮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文化和语言,用血腥的高压政策逼迫占领地或殖民地国家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字,接受这些侵略国的语言文字,那么到了今天,像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则在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优势,来推行、强化英语特别是美式英语在世界范围的霸主地位,反过来又利用英语的优势地位来扩大其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利益,强化自己的安全,由此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语言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危害,并进一步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威胁和危害。更严重的问题是,一些国家在外交活动、国际交往、学术交流、教育教学等方面,对现实中存在的语言侵略、语言霸权、语言帝国主义熟视无睹,自觉自愿地接受,甚至主动帮助他国对本国搞语言霸权、语言侵略。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政府及其教科文行政机构,也包括了我们的专家学者。

最后,语言文字在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中也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国家安全保障既需要军事情报等专门机构的工作,也需要文化教育等非专门机构的协作配合,语言文字工作就是国家安全保障中文化工作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美国政府在9·11后提出的“国家安全语言法案”、“国家安全语言计划”等,就是看到了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中语言工作的缺陷,以及语言工作对当前美国国家安全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其实,语言文字对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性早已为人们所关注和重视。历史上,无论是军事统帅还是情报首脑,大多十分清楚翻译人员在不同语言体作战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当代世界各国情报部门,都有大量外语人才从事无线电波、电话、互联网等方面的监听监视工作,默默无闻地为保障国家安全做贡献。

三 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的复杂关系

语言文字问题并不都是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问题更不都是语言文字问题。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总体上是一种交叉关系,而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也就是说,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一个“交集”。但这不是概念外延之间的交叉,而仅仅是一种对象存在的交叉。如图1所示。

图1 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之间“交集”的存在,是语言文字问题在当代被“安全化”的客观基础。这一交集无论包括了一些什么内容,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必然包括作为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国家语言文字安全”。不仅如此,语言文字与国家及国家安全的关系非常复杂。

任何国家都要使用特定的语言文字,至今仍不存在一种排他的全球通用的世界语,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使用着世界上的所有语言。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当代世界正常使用的任何语言文字,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和国家性。

现实的语言文字与国家之间,在空间上具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相容关系,有的是全同关系,有的是包容关系,有的是交叉关系。任何一种语言都被某国国民使用着或使用过,任何一个国家都至少使用一种语言。

语言文字与国家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使我们在研究语言文字安全问题时,必须考虑多种情况。一般说来,语言与民族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要大于语言与国家之间。虽然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科学界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見,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里,地理条件、空间距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习俗,把人类分割在地球表面的不同区域中,彼此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文字、宗教和文化,最后成为不同的民族。这就使语言、文字和文化一样,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性。此外还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和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具有全同关系,亦即一个国家可以由多个民族组成,一个民族也可能分立为不同国家或分布在不同国家之中。由文化软实力联系起来的民族共同体,处于由政治硬实力维系着的国家共同体的统治下。如果国家共同体能够持久统治,并且能够有效地借助国家政治、经济等实力推行具有国家特征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甚至语言文字就可能逐渐消蚀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甚至语言差异,最终形成一种新的共同文化甚至新的共同语言,从而形成一个以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为新核心的新的民族共同体,甚至成为新的民族。在中华文明史上,汉民族可以说就是借助历史上不间断的国家共同体的政治统治,语言文化逐渐趋同而形成的,是民族融合的结果。现代的中华民族,可以说正处于这种形成过程之中。虽然我们不能从道德上肯定早期人类通过国家机器残酷而血腥的暴力手段实现民族融合的进程(包括秦始皇统一中国),更坚决反对在当代世界进行任何形式的强迫性民族融合,但对于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新民族却只能作为既成事实予以接受,对于全球化时代民族甚至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的融合趋势则更不可强硬抗拒。

虽然一些近代思想家提出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理念,力图实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这一理想只是建立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之上,而缺乏对世界其他地区国家与民族关系复杂性的考虑。而且即使在欧洲,这一理想也是脱离现实的,并没有完全实现。当代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多数国家由多个民族组成;少数国家基本上由单一民族组成;还有一个民族组成多个国家的情况。对于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来说,其民族语言的安全与国家的安全具有高度一致性,国家的安全直接影响着民族语言的安全。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国家来说,语言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關係就复杂得多。例如,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些民族基本上仅生活于国内(如满族、壮族、土家族等),有些民族则是跨境民族。而后者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生活在两个以上国家的民族,另一种是不仅生活于两个以上国家而且有以本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如朝鲜族、蒙古族等)。同时,有的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有的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还有些民族完全使用汉语和汉字。由于这种复杂性,不同语言和文字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也是不同的。任何一种语言文字的生存与安全都依赖于所在国家的安全,只不过有的依赖性较大,有的依赖性较小。

通观历史和现实,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事实:语言兴衰与国家兴亡之间存在着严格的正变关系,即国家的兴盛必然带来本国语言文字的兴盛,国家的衰落必然带来本国语言文字的衰

落 国家灭亡时常伴随着本国特有语言文字的灭亡。

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本国语言文字的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还对国家安全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甚至成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无论是在战争对抗中,还是在和平竞争时,了解和掌握对象国语言文字对于保障本国安全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美国政府在 9·11 事件后,陆续出台的“国家安全语言法案”、《改善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等,就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强调了学习他国语言特别是那些“关键语言”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 刘跃进 2004a 解析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北方论丛》第 5 期。
刘跃进 2004b 《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潘一禾 2005 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浙江大学学报》第 2 期。
彭文波 2006 对国际版权贸易的文化安全思考,《出版科学》第 5 期。
彭泽润 2005 制止英汉“双语教学”以语言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访著名语言学家、南开大学马庆株教授,《现代语文》第 1 期。
齐琳 2007 编辑工作与国家文化安全,《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第 2 期。
王建勤 2007 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语言文化安全,《国际汉语教学动态研究》第 2 期。
王建勤 2010 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 2 期。
严兴文 2007 试论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特点和作用,《韶关学院学报》第 2 期。
叶建辉 2006 关于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的辩证思考,《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 4 期。
张云箜 2006 国家安全的文化与文化安全,《河南社会科学》第 2 期。

On the Language Issue in the System of National Security

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security researchers and language researchers are considering the securitization of language problem from two academic aspects. As one of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security is included in the cultural security of the contemporary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Language may affect national security in various forms. The invasion and hegemony of language, as a form of cultural invasion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can even threaten and endanger national security in a certain way. Therefore, in the system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the language institutions and their work have the unique position and function. The competitions between countries include not only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s but also the language competition. Economical,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dvantages can be turned into language's advantage and vice versa.

Key words language; national security; cultural security; securitization; language competition

(刘跃进 100091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
(责任编辑 黄晓东)